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宗教 / (美)诺斯(North, J. B.). 诺斯(North, D. S.)著; 江熙泰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5

(宗教与世界丛书/何光沪主编)

书名原文: Man's Religions

ISBN 7-220-06166-8

I. 人... II. ①诺... ②诺... ③江... III. 宗教—概论—世界
IV. B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7979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MAN'S RELIGION, 7th Edition, ISBN: 0023884703 by NOSS, DAVID S.,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 198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OPLE'S PUB HOUSE OF SICHUAN, Copyright © 2005.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原出版者 Pearson Education, Inc 授权, 侵权必究

根据 Prentice Hall 1984 年英文第七版译出

中文简体字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Copyright © 2005

RENLEI DE ZONGJIAO

人类的宗教

〔美〕约翰·B. 诺斯 戴维·S. 诺斯 著

江熙泰 刘泰星 吴福临 王志成 陈霞 等译

汪澜 吴福临 校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汪澜
文小牛
杨潮
汪澜
祝健 李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54.5

插 页

5

字 数

1065 千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7-220-06166-8/B·266

定 价

9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84122206

“宗教与世界丛书” 再摇序

摇摇“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写于1985年。这次老搭档汪澜要我写篇新序，添些新意。初觉不必，但经他提起旧事，蓦然回首，竟有隔世之感，遂觉有话要说。

七年来，丛书出了14种，从选题到译文，自己都不甚满意。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我想，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学术性的、高品位的、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而我们这套书，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这些年来，诸多的困难，小环境的、大环境的、经济上、非经济上的，都捱过来了，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更当努力走下去了。我有一条原则，叫做“目标不能认错，里程在所不计”。当然，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做事能更多一些。

这些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在谈论“宗教热”，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我想，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便利的现代社会，种种“宗教热”现象提醒我们，人类最深刻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还是在精神方面，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是文明的动力，是文化的灵魂，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正是因此而不衰的。第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种种“伪宗教”（或“准宗教”）问题提醒我们，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选错方向、误人害己、酿成灾祸。事实上，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团体利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金钱肉欲、个人安乐、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亨里希·特伦德伦堡~~）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

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

人世的纷争，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我相信，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

本丛书追求学术性、客观性和包容性，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知我者其天乎？”

何光沪

1998年于北京

中译本序

何光沪

摇摇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过程，经历了十五年！从最初确定出版选题，到合作翻译，物色校者，编辑审读，设计制作……其间的甘苦，连译者们也多所不知，甚至是想不到的。当然，出力最多的老友汪瀾，有最多的亲历苦衷可以诉说。我常常想，中国的编辑们，如果把他们出书过程中诸多可歌可泣、令人唏嘘的故事照实写下来，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何等精彩的、也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最伟大的记者在中国，我要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也在中国！因为，如果说西方的同行要对付的是“奥吉亚斯牛圈”^①，那么，我们要对付的则不仅有金字塔，而且有司芬克斯的谜语，那可不是任谁都能解答的。

还是说说这本书罢。在世界各宗教的综合性史书方面，国内近几年出版的比较重要者，有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的历史》（海南出版社）、休斯顿·史密斯的《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和尼尼安·斯马特的《世界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前面两本属于比较通俗的作品，其中第一本专说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属于三大一神教的“上帝观念史”；第二本对八种宗教作了通俗的介绍，但是过于简略（例如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内，整个“基督宗教”只用了大约三万字）。真正堪称学术性的宗教史者，只有《世界宗教》一书，在其中，宗教学大师斯马特把宗教粗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时期，再细分为许多文化或地理单元，结合自身的宗教学理论来概述世界诸宗教的发展，颇具特色。这样以个人之力、具备从古到今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知识，并熔为一炉、汇为一卷者，在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现。

那么，这本《人类的宗教》又有何特色可向读者推介呢？

^① 据古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养牛三千头，牛圈三十年未清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被十二道难题考验，其中之一即在一天之之内清扫干净奥吉亚斯牛圈，结果他引来河水，一举将牛圈冲洗干净。

首先，正如汪瀾所言，这是一本“感人的”学术著作。学术著作而能感人者，在国内本属罕见，能令一位编辑在十五年不胜其烦的琐事之后仍如此由衷赞扬者，就更如凤毛麟角。我想，这首先是因为两位作者对读者的极其罕见的认真负责态度：哥哥约翰为此书倾注了一生四十余年的精力，仅第一稿写成后就在教学工作中试用了十一年才出版，而且以后继续向教师、学生和学术界征询意见、批评和建议，最后为与弟弟戴维商讨这些意见，以便修订这本已修订了六版的书，死在途中！而弟弟戴维不但从年轻时就打印书稿，学术上成熟后参与修订，而且在哥哥去世后仍继承遗志，咨询各方意见，继续完成了这个中译本所凭据的第七版。弟兄二人对读者、对人类的情感，都贯注在这本巨著之中。

其次，这是一本难得的“史论结合”的著作。它不但特别注意到了那些已经消亡但却在今人的生活思想中依然留下影响的宗教，而且特别注意到了古人关心的“宗教调和论”等宗教间关系的理论，今人尤为关心的“社会行为决定因素”等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理论，以及宗教哲学和宗教现象学都很关心的神秘主义理论等等。这就难怪，它一出版就成了美国全国的大学有关课程广泛采用的参考教材。

第三，这是一本适合当今需要的与时俱进的著作。作者在好几十年以前，就已具有了相当前瞻的眼光：他们意识到了客观公正地向世人介绍各种不同宗教的重要性；他们为此而同不同宗教的众多信徒进行直接对话和书信往还，以增进了解；他们直接引用各宗教的原典，让各宗教在同一本书中都有直接表达自身观点的机会；他们意识到宗教与社会冲突和国际冲突具有密切关系，甚至早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生重大冲突之前，就预见到了这些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这类关联；他们不但早就注意到了女权主义和其他新潮的宗教观点的发展，而且还注意到了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和“道德多数派”的巨大社会影响，而这一点，甚至已影响了不久前结束的 1992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样一些特色，再加上详尽可靠的知识 and 精心选择的插图，使得本书兼有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学术性宗教史的性质，在国内宗教学领域的译著中，若非首屈一指，亦为别具一格，尤其值得向全国各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政系统中的宗教研究和有关部门、高等学校中的宗教研究中心和有关院系，以及关注宗教与文化问题的机构和人士推荐。

我相信，倘若这些部门的有关领导、学者、官员、教师、学生和各界人士，都能像诺斯弟兄俩那样严肃认真又满怀同情地研究并理解世上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研究必能大步进展，宗教政策必能开放稳定，宗教形势必能和谐安详，这当然是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精神幸福、文化和平共存的！

马列著作编译局

于北京宜园

第一部 某些原始的和已经消亡的宗教



圆 所有的宗教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暗示人类既没有也不可能独立生存，也就是说，人类与外在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有着重大的关系，甚至依赖于它们。他们或暗或明地认识到，他们不是能够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力量中心。

这种认识包括对当前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各种力量的依赖性的原始概念，到高级宗教中万事万物之第一推动力的概念，即一种创造了宇宙并构成其存在和运行之现实基础的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存在。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一般说来，宗教总是把人与在自然或社会中起作用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在较为高级的宗教里，信仰神有时导致许多信徒看不起他们周围的世界，相信他们只是这个世界上的旅客和陌生人，而他们的家是在天堂。但这种信仰远远不具典型性。一般的态度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和充满活力的，而不是偶然的和外在的。如果人们对自然的外部表象有时疑惑不解，这通常是由于它代表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东西来源于某种更高层次的实在。

包括从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人到先进的文明社会的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人类的生活场景至关重要。这种想法与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正好相反，那就是，人类的生命及存在的充实性，依赖于外在于他们的各种力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与这种外在的力量不仅是一脉相通的，而且必须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们所寻求的和谐，有时是一种行动上的和谐，如在各种原始宗教中；有时则是一种道德上或精神上的和谐，如在中东的各大宗教里；有时所寻求的不仅仅是一种和谐，而是一种完全的和终极的同一，如在印度和东亚的大多数宗教里。

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就能既对先进的宗教也对原始的宗教产生共鸣，因为后者会辩白说，它们不过是用一种不太精炼、不很成熟的语言说话，但它们所追求的，与那些更大的、更丰富的文化中的宗教所追求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对于神圣的事物所

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和态度，与我们在各大宗教的信徒中所见到的一模一样：一方面敬畏和恐惧，另一方面又迷恋和爱慕。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因痛苦的经历和无法预测的灾难所带来的焦虑和疑惑。另外，他们有时也会发现，在仪式中可以得到抚慰，并且，神灵近在眼前的经验有时会滋生一种信赖感，使他们的生活是充满意义而且是可以驾驭的。在人类生活经验这些方面，我们与原始宗教信徒是完全同等的，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我们论述现在已经消亡的远古宗教之前，可以考虑一下刚才用过的“原始的”（~~primitif~~）一词。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潜心钻研的学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多少有几分犹豫，因为它意味着不发展和低级。实际上，原始文化却常常是得到充分发展的，而且在性质上具有很多值得赞誉的东西。但是“原始的”这个词却很难找到一个替换词。比如说，“无文化的”（~~incivilisé~~）这个词也不令人满意，因为在运用它的时候太强调文化的某一个侧面。有人提出可用其他的一些词来表明“原始的”的内涵，如“部落的”（~~tribal~~）、“小规模”（~~à petite échelle~~）、“初级的”（~~primaire~~）、“粗糙的”（~~rustique~~）、“非技术的”（~~non technique~~）等等，但其中每一个词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有所欠缺和不足，甚至可能产生误解。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犹豫而有保留地使用“原始的”这个词，来标志那些规模较小、消息较闭塞且较为封闭孤立的社会，猿这种社会的技术虽不如“文明”社会那么高度发展，但其宗教体系却被其所有成员毫无例外地看作是维持社会和谐以及对周围环境的良好适应所不可缺少的。总之，既然“原始的”这个词是如此地成问题，我们在以下的章节里，只是在没有其他词更适合我们上下行文的情况下，才勉强地使用它，并且还要加上引号。

第 一 章

史前及原始文化中的宗教

源 摇摇对于那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原始人”的人们来说，宗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宗教指导他们行动，使他们能轻松而方便地适应周围环境中的神秘实在——即自然力量、祖宗神灵，以及被认为在整个部落或氏族公社的社会习惯中起很大作用的各种力量。

在远古的岁月里，原始人获得了从更为广大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他们的栖身之所的经验，由此进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思维，建立起一种更为广泛的联系。“高级神灵”、“民族神灵”和“上天之主”这些概念便先后出现了。

为了能够了解这种情况，最好从我们所能追溯到的古代开始。因此，我们简短地追述一下史前时代。

第一节 摇石器时代的宗教

啊，古老的兄弟，
啊，尼安德特人^①，
什么样的朦胧形象使你感到高兴，
什么幻影在你的脑海中浮现？

^① 尼安德特人（~~某些原始的和已经消亡的宗教~~），属人类发展史上的早期智人。——译者

这里是你的遗骨，
是你空洞而破碎的头颅，
这是你锋利的燧石——
这种久逝的力量却默然无语。
你爱什么，
你讲什么话，
你崇拜什么东西，
兄弟？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有助于我们确定宗教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开始的。但那也不能肯定。因为宗教是人类心灵为在世上获得一种安全感的最初尝试之产物。尼安德特人也许不是最先信奉宗教的。那么会是什么人呢？无从得知。诸如能人^①及其相关的南方古猿^②那样的猿类万年前的史前人类，是否具有宗教情感呢？在很大程度上看来不可能。因为当我们考察他们留下的遗物——边缘锋利的燧石（在艰苦的生存斗争中，似乎他们四处收集这些燧石当作工具），很难确定他们的智力程度，更谈不上他们是否具有宗教情感了。即使离我们时间较近的北京猿人^③，以及与北京猿人大约同时期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与海德堡猿人（*Homo heidelbergensis*），也很难说他们是否有过宗教活动，尽管他们也懂得在居住的洞穴里用火取暖，把石头磨利当作工具和武器，而且是精明的猎手，并收集人头，似乎还把这些人头中的脑髓取出吃掉（究竟是因为崇拜人脑的魔力，或仅仅是因为贪食美味的食人者呢？我们一无所知）。

至于尼安德特人，很长时期以后，从 10 万年至 4 万年前的冰川时期兴旺起来，在他们的墓穴中发现了其宗教的证据。对死人的慎重埋葬（尸体通常呈蜷曲状）暗示出，献祭食物（其中有破碎骨头留下）和诸如手斧、钻子及锋利的刮刀一类的燧石工具，是在举行葬礼时被放进墓中的。一般认为，殉葬物是留给死者在来世享用的。此外，还有其他信仰的迹象。近来积累的资料证明，尼安德特人对住在洞穴里的熊特别敬畏。他们冒着很大危险去猎熊，甚至熊死后还尊崇熊的精灵。他们似乎把洞穴熊的

① 能人（*Homo habilis*），人科中已经绝灭的成员，化石遗存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地层的第 I 层和第 II 层。能人这一学名是利基、托拜厄斯和内皮尔三人在 1961 年共同确定的。——译者

② 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是用于最早从非洲发现的似人的高等灵长类化石的名称。这些化石的时代范围从晚上新世到中更新世，至少有 100 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现代学者根据 1924 年在南非汤恩发现的第一个南方古猿化石，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即“非洲南猿”之意），并提出它是典型的猿类和人类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译者

③ 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旧石器初期的人类化石。在中国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堆积中发现，是目前世界上古人类化石最丰富的一个遗址。——译者

头骨（并不掏出熊脑——一种难得的美食）及一定长度的熊骨放进墓里，并特别谨慎地把这些骨头放在洞内高处的石板上、石台上或壁龛上，也许是为了使其成为某种仪式的中心。他们崇拜熊，是为在仪式庆典期间邀宠于熊的灵魂，还是一种为确保下次打猎成功的狩猎巫术的形式，抑或是一种向某些与人熊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的神灵进行的献祭，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只能进行猜测。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尼安德特人处置人类头骨的方式。从已发现的单个或众多的头骨旁，从未发现过人体的其他骨骼，每个人头都是被砍下并从后面破开的。这种情况表明，人脑是被取出来吃掉了。很难完全肯定，那些被掏空了的人头是否会在纪念仪式上占有仪式性地位，也很难说尼安德特人是否是人头猎食者，他们以类似圣餐的方式吃掉脑髓以获得死者的灵魂力量。而这些被吃的人，也许是刚死不久的献祭牺牲品，也许是捕获的敌人。无论如何，这一切似乎都表明，这种对灵魂力量的信仰早已得到相当的发展了。

当我们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从猿万年前开始的所谓的欧洲克罗马农人^①及其同时代的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时代——的较为高级的文化时，对其宗教信念和习俗的准确内容和性质，我们就较有把握了。

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一样，都属智人^②的种系，但他们是发展更为充分的真正的人，比现代人稍高，也更粗壮。他们出现在一个气候比他们所取代的尼安德特人的生活环境更加暖和、生活并不那么艰难困苦的地方。在温暖的季节里，他们像以前的尼安德特人一样，大概也过着捕猎寻食的游荡生活。气候寒冷时，他们就住在悬岩下的洞穴和岩棚里。他们靠采集植物根茎、野果和打猎为生，他们捕食的较大猎物有鬃犁、古代欧洲野牛，间或也有猛犸（已绝种的古代长毛象），尤其是驯鹿和野马。在法国中南部地区发现过他们的一个露天营地，其中有表明他们捕猎本领的证据。考古学家在那里发掘出十万具马的骨骼，还有驯鹿、猛犸和鬃犁的骨头——也许许多世纪宴食的残余物。克罗马农人从未驯养过马，但他们却发现马是美味佳肴。这种马有颌毛，躯体较小，群体活动，捕猎它们十分容易，并且没有什么危险。

在埋葬死人方面，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也有某些相似，他们选择同样的埋葬地点，即在洞穴出入口处或岩棚附近。他们把死尸放在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石板下面，

^① 克罗马农人（~~伐木者~~），史前人类的通俗名称，最初是给 ~~1868~~ 年法国多尔多涅省埃西德塔雅克附近克罗马农一处岩棚出土的史前人类的几具骨架定的名称。——译者

^② 智人（~~直立人~~），过去，给真正的人下个定义，对人类的情况作出描述，以及确定人类的界限，通常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以及思想家的任务。但自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进化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对于真正的人——智人——的定义问题，已经不仅是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所从事的课题，而是遗传学家、生物化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分类学家以及其他生物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日益清楚的问题是，早期智人在中更新世晚期（距今大约 ~~10~~ 万 ~ ~~5~~ 万年）曾经发展得相当迅速，就是这个马赛克式进化过程的主题。早期智人在 ~~10~~ 万年前可能出现在东南欧，~~10~~ 万 ~ ~~5~~ 万年前出现在西欧，~~5~~ 万年前出现在东非。以后，在欧洲其余地区、地中海沿岸、中国以及远东地区都有智人的遗存出土。约 ~~10~~ 万年前智人渡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从东南亚半岛进入澳大利亚的时间则较早。——译者

并在四周放上手镯、发圈等饰物以及石头工具、武器和食物。由于在坟墓里发现有一些已被烧焦的骨头，这很可能是在一种受赞许的群体宴会上活人返回坟地宴食死者的残留物，但这只是一种推测。最有趣的是他们实行的这样一种习俗：他们会在埋葬死人时将红色染料（红赭石）涂在或撒在尸体上，或在后来第二次埋葬时涂在或撒在骨头上。

实际上，绘画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克罗马农人在文化上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是绘画和塑像。作为地中海沿岸的法兰西—坎塔布连艺术（公元前 9 万年至公元前 4 万年）的最初代表，他们善于素描、绘壁画和用黏土塑像，还能在圆形物体上或在骨头和鹿角上进行雕刻。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胜过了任何已知的原始人的艺术。他们的艺术的主要题材是捕猎的动物，如野牛、马、野猪、驯鹿、洞穴熊和猛犸。其残留到现代的绘画雕刻，人体的形象相对较为少见。即使有，在绘画中也仅仅是一些纤瘦的形态，而在雕刻中则以小雕像的形式出现，形态特别丰满并明显具有象征性。

许多雕刻和绘画都制作在黑暗的洞穴里的墙壁上，是靠火把或装有动物脂肪的昏暗皂石灯的照明而完成的。艺术家们把他们的作品置于离洞口很远甚至几乎无法接近的地方，似乎不打算让这些壁画当作日常展览之用。那么，他们心里想的又是什么呢？

看起来，对这个问题最符合事实的答案是：克罗马农人进行艺术实践除了装饰性的目的外，那些绘画雕塑还有一种巫术—宗教用途。这里也许带有一种宗教暗示，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动物与人类精神之间有一种互动及亲缘关系，但其中也有巫术力量的作用，即一种控制事态的企图。在克罗马农人中间存在着巫师（甚或是祭司）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三友洞”^①内一幅生动的壁画表现了一个长有长须和人足的戴着面具的人，他装扮成一个长有鹿角、熊耳、马尾的形象，也许表现的是“原始”公社中一个著名人物的形象——萨满。无论萨满是否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也许主持过一种仪式，造成了巫术在绘画和泥人中的运用。正如在当今的“原始人”中，人们普遍认为一幅画像或图画能巫术般地代替画上所画的东西一样，克罗马农人当然认为，无论谁，只要他制作了一幅动物形象的图画，这动物就要受到他的影响和控制。在下列几个明显的事例中，表明了旧石器时代写实壁画和塑像技术被巫术般地受到利用。在蒙特斯庞（~~蒙特斯庞~~）火山洞里有一尊用黏土制作的熊的塑像，熊的全身都有标枪刺过的痕迹。与此相似，在尼欧洞^②内，有一幅经雕刻和绘制的野牛，它的表面也有长矛标

① 三友洞（~~三友洞~~），约 9 万年在法国南部发现的洞穴遗址。洞内保存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9 万年至前 4 万年）一组重要的巨幅绘画和雕刻，其艺术风格属于法兰西—坎塔布连艺术流派。——译者

② 尼欧洞（~~尼欧洞~~），法国阿列日的洞穴，以其旧石器时代“古典”马格德林时期（公元前 15 万年至前 4 万年）风格的壁画著称。——译者



三友洞内的萨满

这幅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壁画是在法国某地一处秘密地下洞穴中发现的，画的是克罗马农人的萨满（或者可能是支配狩猎的“精灵”），它穿的服装有鹿的多叉角、牡鹿的耳、鹰的眼、人的胡须、熊的前爪、马的尾巴及兽皮的拼缀物。它还有人的脚。这位萨满或许正在跳狩猎舞。（承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慨允刊载）

枪刺过的斑点，这暗示出某些原始捕猎的高潮。很明显，情绪激动的克罗马农的猎手们（在捕猎前集合在一起？）举行仪式以期望确保他们狩猎成功，但这得要靠他们的头领（萨满或祭司）把颜料绘涂到如此生动地绘在洞穴壁上他们打算捕获的猎物身上，用以代表他们打猎的武器已刺中这些猎物。

在许多人物塑像中，则表现出绘画、雕刻中的另一种兴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中，有时还能发现一些女性人物的小塑像，通常只有四至六英尺高。像维伦多夫的维纳斯一样，这些塑像大多数都明显地象征女性生殖力：塑像的四肢逐渐变细，不太在意于写实，脸膛圆润但无表情，而着重夸张肥大的双髋、乳房和腹部。这种女性小塑像似乎是用来表现生育力巫术，或是表示对氏族母亲的崇拜的；更有可能是后者。

实际上，许多事实表明，在欧洲和亚洲都普遍存在崇拜母亲神的现象，这也许是为了与早期神灵观念中的一个物产神相配对。不管怎样，这仍然涉及到生殖力巫术。在绘画方面，有一幅壁画展现了一匹怀有驹子的母马；而在西班牙柯库尔（悦泉造）岩洞中的另一幅壁画，则描绘了九个妇女围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这个男人似乎是一位进入青春期的部落人，或者就是一种同生殖力巫术有关的仪式中的首领。

因此，旧石器时代的人，似乎既使用生育力巫术，也使用猎狩巫术，因为他们明显相信，用它们作为控制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

摇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克罗马农人和有关氏族在殡葬习俗中所包含的信仰，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因为在死人身上或他们的骨头上，都涂撒着红色颜料（毫无疑问，它象征着肉体生命的血），这种信仰至少意味着死者在某种实际意义上还活着，虽然他们也许还没有无肉体的精神实体继续存在的概念，但存活的是—种鬼魂式的躯体，而且有现实的身体需要和欲望。

与这种信仰密切相关的，是对死者的敬畏和恐惧。对死者生前的回忆会形成这两种情感，死者出现在睡梦和幻觉中也会产生这两种情感。不过，要创造出将死者感觉为某种超人这种观念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在当时就已得到相当发展的一个概念，即相信有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和过程的王国，它们在自然的各种形式和力量中起着作用。

公元前 15 万年左右遗留下来的各种迹象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向自然力量和死者献祭。在德国的迈耶多夫（酝着世奥本）及后来在斯泰穆尔（杂蒙部身裸制），发现有胸腔中放进了大石头的小雌鹿被沉在冰川时代晚期冰河消退后所遗留下来的湖泊中，这也许是猎手们奉献给某



维伦多夫的维纳斯

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家用灰石做的人物塑像（今藏于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很明显，它强力表现的是其性特征。被卷发覆盖的向下偏转的脸几乎看不见，没有双脚，但双乳、腹部、双髻却是浑圆丰满的，表明这个人物是用于生殖力或母亲神崇拜仪式的。而在母亲神崇拜仪式中所用的人物，或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用短臂压住乳房好像在哺乳。（承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慨允刊载）

种自然力量或超自然的“动物的主人”的牺牲品，希望因此能使打猎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也有崇拜熊的风俗，这与尼安德特人毫无二致。他们想要安抚熊神，使它心情舒畅。虽然如此，他们也对熊神施用了强制手段（巫术），正如他们的洞穴壁画和黏土做的熊像所显示的那样，熊的塑像上有刺戳的伤口，壁画上的熊也从嘴里、鼻孔以及身体上的伤口往外流淌鲜血，明显是处于死亡的巨大痛苦之中。十分清楚，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总是与那些用来确保捕猎成功的程序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进到中石器时代（约始于公元前 1 万年），这是一个经历冰川逐渐消失以及从游牧生活转变到村落生活的过渡时代。那些曾在“冰帽”消退后繁茂起来的森林中搜寻野兽的游牧者，以及继续使用旧石器时代的长矛和切削工具来猎杀和肢解猎获物的猎人，在数量上逐渐被定居的部落人所超过和替代，因为定居者既能由打猎供给肉类食品，还能由妇女和儿童供给采集到的浆果、粮食、果子和可食用的植物，以及用骨制的钩和纤维网捕来的鱼。精通箭术的猎手们，当时已能得到驯养的猎犬的帮助。渔民们也使用独木舟来增加捕鱼量。

辛德拉克尼（Sindrakni）对这个时期宗教发展的新方向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当从事野生食物采集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在收获时期让部分种子落在地里能保证来年更好收成时，一个根本的转折已经到来。也许这个观念与“谷物神灵”的概念有关，与取悦这个神灵有关，也与一个虔诚的收割者在收割时留下部分珍贵的种子在地里以获得报酬有关。^①

这也许是因为母亲神的观念已扩展到她可以刺激种子从土壤里长出食用植物的程度，因为早期人类认为，土地是一种有生殖力和能生产的母亲。

这个时期的遗物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这些遗物有很多是象征太阳和月亮的圆形物；石头和石柱可能也受到了崇拜，也有崇拜星星和树木的迹象。从新发明的工具（斧头和长矛）所获得的力量中产生的一种世故，与古老的敬畏心理交织在一起，体现在把斧头和长矛也当作神物来崇拜的事实中。根据许许多多保存下来的涂有色彩的鹅卵石以及上面写有可能具有巫术意义的粗糙符号，可以知道，当时的巫术已经发展成一个复杂体系，尽管这还不足以对他们使用这些东西的目的作出正确的解释，因为那个时代是如此的久远，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它们的真正意义。

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7000 年~前 4000 年）有几项突破性的发展：主动耕种土地的各种早期农业形式；动物的驯化和成群饲养；制陶、编织、纺织和缝制技术的进步；随

^① 辛德拉克尼（Sindrakni）对这个时期宗教发展的新方向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着人口大量增加定居社区的形成；永久性住宅的修建；有轮推车的发明以及外科医术的初步出现。宗教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母亲神崇拜的范围扩大，并流传开来。殡葬仪式的重要性的复杂性有所增加。葬礼按精心安排的仪式进行，如果不用人来献祭，也得用动物和谷物进行献祭。死者有时被置于巨大的圆石下面，有时被置于（有时是沉入地里的）石室里面，有时则被置于类似洞穴的坟墓里面（经常都是花了许多劳动开凿的巨大石洞）。另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在某些地区对死人进行火葬。



新石器时代瑞士湖边的桩屋

这个建造在湖底木桩上的史前住宅的模型，指示出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工人已具有相当的知识 and 技艺。人们还可以看到，用木竿推进的独木舟、渔网、杀死的野兽被抬过桥、煮食的桌子以及他们的水罐。（承蒙美国自然博物馆慨允刊载）

在建筑方面的技艺是新石器时代的巨石纪念碑，如众所周知的史前巨石柱^①、史前巨石墓^②、石林^③以及史前环状巨石柱群^④。这些史前巨石群至今仍遗留在法国的布列

① 史前巨石（~~巨石柱~~），史前用巨石建成的纪念物，巨石或单独竖立，或排列成各种形状。——译者

② 史前巨石墓（~~巨石墓~~），史前遗物，以数块巨竖立地上，边向外倾，上承石板以为顶，用作墓室，为新石器时代欧洲典型结构。史前巨石墓葬虽以掩埋形式流行东方，远到日本，但主要是欧洲、不列颠群岛及北非之产物。——译者

③ 石林（~~石林~~），由许多排直立的石柱组成的纪念物，主要建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布列塔尼。——译者

④ 史前环状巨石柱群（~~巨石阵~~），一译“巨石阵”。环形巨石柱群，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坐落在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以北约 3 公里处，其四周为土堤。——译者

塔尼（~~月~~南部地区。唯一可确定的事实是：这些巨石纪念物都以某种方式与宗教有关：也许是用来标志一个圣地或一个墓地，用作死人崇拜和生殖力崇拜的中心，与其他遗迹所表示的意义一样。至于坐落在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环状石柱群，其中有着一些坟坑，还有烧过的祭物的残迹和火化后的灰烬。这表明，在石柱群中举行过仪式，这种仪式与具有再生能力和生殖力的人和植物之死有密切的关系。就植物而言，它必定要在头年的冬天死去，而在来年春天再生。但这也许还不是全部奥秘之所在。其中的巨石排列得相当准确，可能是用来标明太阴年的推移的，或者，例如，它们将在地平线上标明一个准确的视点，仲夏之时太阳会在那里升起。说不定当地的人（公元前~~四五~~~前~~四五~~年间）已把巫术和宗教与某种类似于科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至此我们将暂停一下。我们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宗教的信仰和实践都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宗教究竟是怎样开始的？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很明显，石器时代的遗迹只不过对一种更为基本的心理学探究——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提供了一种检验或控制，且这种探究必须谨慎地运用推测来进行。若对当代的“原始”宗教没有渊博的知识，这种推测就无法进行。现在，我们的研究就转向这个方面。

第二节 当今“原始”文化中的宗教的某些特征

在被认为是“原始人”的各民族中，对超自然的看法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当我们把一个地区的信仰和实践与另外一个地区进行对比衡量时，几乎任何特定的信仰和实践都能够找到它的对立面或矛盾面。从表面上看，似乎难以对它们进行概括。

但是相似性是存在的。各“原始”民族有着某些一般特征，且其宗教实践有着若干共同性，尽管鲜有普遍的共性。

一、敬畏神圣

人类对于任何神圣的东西总是抱着一种尊敬而小心的态度。厄内斯特·勒内·勒内托（~~厄内斯特~~）在其名著《论神圣》中，将对神圣者的体验置于与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相遭遇的基础之上，并认为在一切宗教中都有对它的意识。不过，这种意识的程度在不同的宗教中是不同的。在大多数部落群体中，神圣者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至没有人会漫不经心地或随随便便地对待它，就如同使用长矛或摇橹或者与家庭成员交谈时那样不拘形式。神圣者象征着某种超自然的潜能，既能赋予生命也能造成死亡，是一种顷刻之间决定凶吉祸福的力量。一个人对它的态度将决定其后果的吉与凶、好与坏。任何神圣的东西都有带来祝福的希望，但除了具有一定资格的人，如酋长、萨满、巫师和家